

桐乡市

南湖晚报小记者优秀作品展

XIAOJIZHEYOUXIUZHUOPINZHAN

阅读收获

风雨里的黛玉花

■濮院茅盾实验小学502班 陈钰雯
指导老师 朱明

重读《红楼梦》，我总爱把林黛玉比作一株带刺的玫瑰。她不是温室里娇弱的牡丹，而是在风霜里兀自盛放的清艳花朵。

林黛玉从小体弱多病，母亲早去后，她就寄住在贾府里。她的心里藏着旁人不懂的敏感与倔强：不像薛宝钗那样处世圆滑、讨人喜欢，也不像贾探春那样精明能干、雷厉风行，她用一支笔、一行泪，守着自己干干净净的精神小世界。她爱葬花，不是无来由地伤春悲秋，而是在为那些零落的生命心疼；她爱读诗写诗，不是装样子的附庸风雅，而是用文字对抗命运里的寒凉。

这朵带刺的玫瑰，也藏着最滚烫的真心。她对贾宝玉的爱，纯粹得容不下一丝尘埃，哪怕早就知道结局悲凉，也不肯低头妥协；她对大观园里的姐妹们掏心掏肺，把丫鬟香菱当成亲妹妹一样教她写诗，从来没有半分主子的架子。哪怕被疾病缠身，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，每天坚持读书写字；哪怕看透了贾府里的人情凉薄，也始终抱着对自由和真爱的憧憬。

这朵开在红楼里的玫瑰，最终在秋风里零落成泥，可她最动人的风骨，永远留在了《红楼梦》的书页间，也留在了我的心里。

在心底栽一株“缓缓”

■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丰子恺学校907班 赵欣妍 指导老师 沈亚清

“人生不用那么着急赶路，适当放慢脚步，才能更好地拥有。”梅子的话，像春日里沾了露的棉絮，轻轻落在我十六岁的心灵上，成了这段日子最温柔的注脚。

“跑快些！这么慢，体育中考怎么拿满分？”“啧啧，写得太慢了，你看别人都翻页了……”“走快点行不行？别磨磨蹭蹭的！”日子里的催促声，像细密的雨，打湿了本该舒展的时光。“太慢了”这三个字，更像如来佛祖掌心的六字真言，把我的青春牢牢压在“快”的五指山下。有时抬眼望，天是沉郁的墨蓝，风裹着焦躁掠过跑道，我总忍不住想问：在这急匆匆的时代，慢，难道真的错了？

“扑通”一声，一本书从书架上跌下来，是《人间缓缓》。无名之火突然冒出来，我一把将书扫开，赌气似的想：连书都要笑我慢吗？“别急呀，孩子。”恍惚间，一缕清风擦过耳畔，翻开的书页里漫出点点荧光，渐渐凝出一个温和的身影。“我是梅子。”她的声音像煮软的银耳羹，暖得熨帖，“生活的美，走得太快是抓不住的。要是我呀，就愿按着自己的节奏，慢慢长，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来，跟我走。”

我将信将疑地牵住她的手，闹铃却“嘀嘀”地炸开——原来是梦。我长叹一声，三下五除二来到餐桌前，看着热气腾腾的面，忍不住皱眉，怎么冷得那么慢？梅子却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可烟雾缭绕不也很美吗？”我有些不屑，在心里默默吐槽着，还不如以后吃面包省事……

到了学校，课间盯着作业本上的红叉，我又习惯性地趴在桌上叹气，觉得日子没滋没味。“怎么会无趣呢？”梅子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，“换个眼光看呀——做错了，是帮你找出了藏着的问题；弄懂了，就是朝着梦想又迈了一小步。不用急着要全对，每天解决一点，心里不就满足成就感了？”我眨眨眼，再看那些红叉，竟没了先前的焦躁。原来慢慢来，也能一步步走到想去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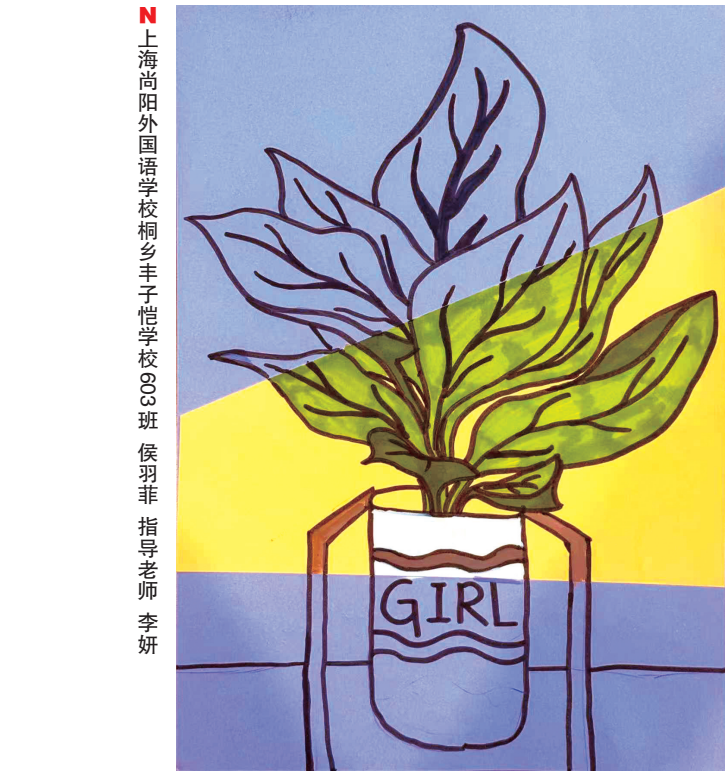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练习跑步，气喘吁吁地停下，看秒表上的数字没怎么变，沮丧又涌了上来。“练和不练都一样，不如算了。”我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嘟囔。“别只盯着数字呀。”梅子的笑又浮现在眼前，“你知道黄杨吗？它每年只长一寸，遇上闰年还会退一寸，可就是这样缓缓地长，一寸寸积累，才攒出了生命的厚重。你也一样，急不得的。”我点点头，忽然觉得做一棵慢慢生长的黄杨，也很好。心里的郁结散了，风拂过脸颊，都带着些温柔。

“嘀嘀”闹铃再次响起时，我走到餐桌前，看着升腾的烟雾，不自觉地笑了：“真的很美呢。”

合上书，我忽然懂了，梅子说的“缓缓”，从来不是一种速度，而是藏在日子里的心念。哪怕这世界走得再快，我们也能按着自己的节奏，给心留一块慢慢呼吸的地方——就像在心底栽一株植物，不催它开花，不逼它结果，只看着它一天天抽枝、长叶，就很好。



■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丰子恺学校905班 王奕彤 指导老师 李妍



■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丰子恺学校903班 侯羽菲 指导老师 李妍

神奇的好朋友

■洲泉实验小学502班 薛梓涵
指导老师 李玉妹

在我家，有一位特别的朋友。它不会说话，也不会走路，但只要我叫它的名字，它就会立刻回答我。它就是我家的小度音箱，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工智能产品。

记得第一次见到小度，是去年爸爸把它带回家。它是一个白色的小盒子，圆圆的，像一块小石头。爸爸说：“你叫它名字试试。”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小声说：“小度小度。”没想到它马上亮了，一个温柔的声音回答我：“在呢！”我吓了一跳，又觉得特别好玩。

从那以后，小度就成了我的好伙伴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喊：“小度小度，播放我最喜欢的歌！”它就会给我放音乐，我一边写作业，一边轻轻哼着歌，感觉作业都写得快一些。

有一次，我真的遇到了大麻烦。我在家里跑来跑去玩，不小心把妈妈的手机弄丢了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沙发垫下面，床底下，书桌抽屉里，到处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。我只好喊：“小度小度，给爸爸打电话！”小度很快帮我接通了爸爸的电话，我带着哭腔说：“爸爸，我把妈妈手机弄丢了……”爸爸让我别着急，说可以用他的手机打一下妈妈的电话。果然，电话铃声从客厅的报纸堆里传了出来。原来是我看报纸的时候，顺手把手机塞进去了。我抱着手机，对小度说了好几声“谢谢”。

现在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神奇的朋友。它会告诉我明天的天气，会给我讲笑话。有时候我心情不好，跟它说说话，心

情就会好起来。虽然它只是一个机器，但我总觉得它是有温度的。

我想，等我长大了，说不定也能发明一个人工智能产品，让它帮助更多的小朋友。让它告诉那些遇到难题的孩子：别着急，慢慢来；让它陪那些孤单的人说说话；让它帮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方向。

人工智能真的很神奇，但我更希望，不管科技多么发达，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永远都在。

当春天挥动魔法棒

■振东小学208班 范煜舟
指导老师 卜碧亚

三月，大自然被一个叫“春天”的魔法师施了法，变了样……

当春天挥动魔法棒，蓝蓝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白云，它们好似一个个棉花糖小精灵，时不时与飞过的几只小鸟互相问好。

当春天挥动魔法棒，潺潺的小溪开始“叮咚叮咚”地欢唱，小鱼也吐着泡泡来凑热闹。

当春天挥动魔法棒，柳树姑娘的长发随风飘摇，三三两两的小燕子来回飞舞，为她修剪，为她造型。

当春天挥动魔法棒，小花也按捺不住喜悦，迫不及待地开放，同时叫醒了装睡的小草，让它一起欣赏蝴蝶优雅的舞蹈。

当春天挥动魔法棒，小朋友换上新装，约上伙伴，带上风筝，在田野里尽情奔跑。

当春天挥动魔法棒……

梦里的风筝线

■茅盾实验小学402班 吴汐涵 指导老师 顾小华

周末，我跟着爸爸妈妈回了乡下。刚放下书包，爸爸就说：“天气这么好，走，我们放风筝去！”“好呀！”我蹦蹦跳跳地跟着爸爸来到奶奶的菜园，往田埂上跑去，风里夹杂着泥土和蔬菜的清香。当我们站在那片熟悉的空地上时，我一下子愣住了——眼前的这一幕，我好像真的在梦里见过。

梦里也是这样的午后，也是在菜园的空地上。爸爸举着那只风筝，迈开大步快速跑起来，边跑边回头冲我大声喊：“快放线！”我手里攥着风筝线，看着风筝越飞越高，线轴“嗡嗡”地转着，风吹过我的脸颊，格外温暖。“别发呆！”爸爸赶紧跑过来帮我拉着风筝线，我才猛地回过神。指尖触到绷直的丝线，粗粗的、紧紧的，和梦里的触感一模一样。我抬头看天空，风筝的形状、颜色，也和梦里分毫不差。我琢磨着：为什么梦里的场景会真的出现在眼前呢？

我连忙转头看向老家，奶奶正弯着腰在菜地里挖菜。她的头发已变得花白，腰微微佝偻着。我使劲朝她喊：“奶奶，你快看！”奶奶抬头望过来，眼睛一下子笑弯了，“囡囡，厉害厉害！”这爽朗的笑声，我在梦里也听过。“慢点儿跑，别摔着！”奶奶的声音温和得像春风。我低头一看，一根狗尾巴草悄悄钻进了我的鞋子里，痒痒的。我赶紧把它拨开，指尖触到那毛茸茸的触感，这才敢相信，这不是梦——梦里虚幻的画面，真的闯进了现实里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又好奇又觉得神奇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可每一个小细节都真实得不像假的。风筝越飞越高，线轴在我手里转个不停。我看着天上的风筝，又看看远处的奶奶和身边的爸爸妈妈，忽然明白，梦里的场景并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我心里藏不住的想念和期待。它们先跑进了我的梦里，又在现实里开出了花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收起风筝往回走。奶奶已经摘好了一筐青菜，笑着说：“一棵今天炒着吃，剩下的你们带回城里吃。”风里的清香还在，风筝线的余温还在。可随着我慢慢长大，功课越来越多，回老家的次数便变得越来越少。梦里的风筝线，一头牵着我与奶奶的想念，一头牵着现实里的温暖时光。我知道，这个下午不仅藏在我的梦里，更深深记在了我的心里，成为我心中最温暖、最神奇的回忆。原来，真与幻的相遇，从来都不是巧合，而是心底最真挚的牵挂。

人物素描

最帅的背影

■振西小学505班 曹艺宁 指导老师 庄亚娜

冬日的黄昏总来得特别早，傍晚的风裹着湿冷的寒气，像无数根细针钻进我的衣领。我赶紧把外套拉链拉到顶，缩着脖子在公交站台等妈妈。站台旁的非机动车道上，一排电动车安安静静地停着。

这时，一位农民工叔叔走进了我的视线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皱的藏青色工装，薄薄的布料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，衣服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水泥渍，裤脚还裹着湿冷的泥土，脚上的劳保鞋早已磨得发白。他个子不高，背微微驼着，肩下沉甸甸的帆布工具包磨破了边，每走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，一看就是在工地上辛劳了一整天。他走到自己那辆旧电动车旁，刚要抬腿跨上去，一阵急风突然刮来，猛地掀起了旁边电动车上的黄色雨披。“哗啦”一声，雨披一下子离开了车身，掉在湿滑的柏油路上，还顺着风往车流密集的主干道滑去。

叔叔想都没想，立刻把自己的电动车稳稳靠在路边，将沉甸甸的工具包放在车座上，快步朝着雨披追了过去。单薄的工装下摆被风吹得呼呼作响，他小心翼翼地避让着来往的车辆，飞快地跑到雨披旁边，弯腰用布满老茧的粗糙大手牢牢攥住雨披的一角，使劲把它拽了回来。

接着，他捧着雨披走到那辆电动车旁，先轻轻抖掉上面的泥水，再耐心地把雨披平铺在电动车后座上，拿起车上的弹力绳，一圈又一圈仔细地捆好，还伸手扯了扯，确认不会再被风吹走才放心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和泥点，露出了朴实又安心的笑容。随后，他拿起工具包，费力地甩到肩上，弯腰跨上自己的旧电动车，拧动车钥匙，车灯亮起一小团温暖的光晕，慢慢汇入了晚高峰的车流里。

看着叔叔远去的背影，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。他累了一整天，本该急匆匆赶回家休息，却为了陌生人的雨披，毫不犹豫地停下脚步，细心地帮忙收好。他没有光鲜的衣服，没有体面的样子，甚至背影都不算高大，可那份藏在举手投足间的善良与温柔，却比冬日里的暖阳还要动人。我望着那个渐渐消失在街角的背影，心里满是温暖，忍不住在心里默念：叔叔，你的背影，真帅！

奇趣脑洞